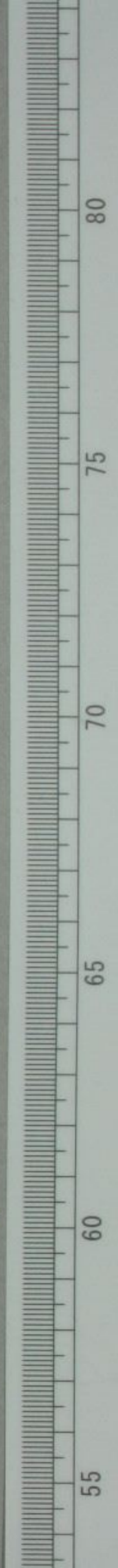




七十九ノ八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6



文庫 11  
D 263  
16

後漢書卷之七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詰

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

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8288

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言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承謝

夷吾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 肅宗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

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

何休注八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

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

物情許攻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

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

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

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

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故明

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已力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劉敞曰五

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詩

雅曰文王孫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

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

將與趙戰於長平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

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

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論語孔子

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號必亡矣天奪雖有明

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

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

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功於

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

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

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

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

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

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

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同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淳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

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

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

巧充盈都邑游手為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

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

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

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

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

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主

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

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象辭也鄭玄注云

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

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

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

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或以游博持掩

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况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

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

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

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

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

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牲蠶

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

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

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

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

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

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

用功千倍破勞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楡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

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革鳥韋



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

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

綺紈葛子升越笏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紈也前書曰齊俗作水紈子細稱也沈

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笏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

之荆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犀象珠玉虎鬼璠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鬼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

以為枕出崩窟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璠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

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詭誇也咤與詭通也其嫁娶者車駢數

里緹帷竟道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相

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

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

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

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

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

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

臭中世以後轉用椒梓槐栢桾樗之屬各因方土裁

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

貴戚必欲江南樛梓豫章之木樛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樹樛音而注

反樛似榭楸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

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

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

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

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

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

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及鯉也

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

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

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

樛梓梗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

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

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社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

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杜預注云不君

失君道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左傳曰宋

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禹貢曰今大夫

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

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

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

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

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

國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

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

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籌是以朋黨用

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記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

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

不相兼。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胥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由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

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

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

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

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飾，謂裝飾以

成其過也。衣者，於氣反。

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

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

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

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

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

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其水之間有義和。

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滅

洛書

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

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

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

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

欽若昊天敬受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

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劉攽曰令寬民

仰希申訴案文今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

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餽謂日加申時也今為哺字也或

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

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

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特正而不撓事

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疆富者可盈千日理訟

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猾曰伸

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  
 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  
 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  
 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  
 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  
 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  
 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  
 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  
 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  
 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  
 根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根童根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根不莠根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  
 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  
 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  
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

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  
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賦也  
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  
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  
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  
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  
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  
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

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  
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  
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  
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  
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  
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  
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  
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



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  
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  
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  
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  
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

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倣儻敢直言不  
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  
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  
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  
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

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踏畦苑遊戲平林躡踏猶也  
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

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家語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人之愠今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人之財今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

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

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王克論衡曰蟻蝱化

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鏡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

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瀼當餐九陽代燭

霄摩天赤氣也

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沉瀼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

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

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瓊百慮何為至要在

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

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

拖拖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

詩

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

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昌言也尚

書曰汝亦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

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

董賈劉楊

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

今簡撮

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

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

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雖

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

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繼耳

銜勒也繼韁也

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

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

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

蔚與鬱古字通

而以奮其前

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

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

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  
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  
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  
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忘

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泄冶

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

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

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晏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

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信任親愛者盡

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

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

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

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

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

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

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

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

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

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

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

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

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貨巨室

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

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

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

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

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

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

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

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

之者邪東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

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

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毛萇注云

踟曲也踏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

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  
 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  
 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  
 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  
 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  
 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并之執放  
 虎狼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  
 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  
 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

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  
 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  
 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  
 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南  
 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  
 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  
 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畧無孑遺孝靈遭  
 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荼峙白骨膏野兵  
 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  
 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  
 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  
 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  
 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  
 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

後漢書卷之九

九

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肉，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

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惠出有大偽也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社，苦反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

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

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

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緝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

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不為編戶一伍之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有長論語

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

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

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

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

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

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

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

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

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

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

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

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

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

假增臧貨以益其罪

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

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

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

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

不死也

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

是為忍於殺人也

○劉放曰案文多一也字

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

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

鳥獸之行謂蒸報也

嗣周氏之祕典續呂戾之祥刑此又宜復

之善者也

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

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

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

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

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

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

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

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

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

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林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

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

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

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

限

夫田以斷弁兼定五刑以救死亡

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弁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

益君長以興政理

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性表德行以勵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

師田

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

修武器以存守戰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念懲勸糾遊戲以杜姦

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

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

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

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

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

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

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

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

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

屬斷絕

屬猶續也

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

拱執也押檻也押音下甲反

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

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

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也

曰若是

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

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井田之法今不用是

不摹之也

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

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

惡復論損益之間哉

惡音烏

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

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

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

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

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

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廩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

有餘損靡麗以散弛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

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

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

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

能非立功之實也

拘繫謂自拘束而繫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

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 呂反夫選用必取善士

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

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

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

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

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

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

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

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

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

岐注云餓死者曰葶葶與殍同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

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

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

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

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

日食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劉放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

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

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

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

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猶

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

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

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

下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

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

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

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

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

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

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

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

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大高反招致乖

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

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

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桺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

位邪

檢桺猶規矩也

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

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

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誅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

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共釋之

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

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

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事而責

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

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

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

殺不受刑也

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

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

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

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

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

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

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

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

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

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

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病人謂萬姓困敝也

舉用失賢

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

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

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

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

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

此謂后黨被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畧歸乎寧固根柢

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

然相乖嘗試妄論之

諫不敢正言也

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

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鷄居而穀飲

言鷄鳥無常居穀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

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

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

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

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以

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而損益異運文

朴通行

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用明居

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回沉猶携互不齊一也沉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

前書音義

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絺葛也

亦有宥

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

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

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枉過直矯

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故葛屨履

霜蔽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  
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

**窮賒**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  
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有羽

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小人  
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目賒奢同  
**踈禁厚**

**下以尾大陵弱**踈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大廣  
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

左傳楚申無宇曰未  
人必折尾大不掉也  
**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  
言秦酷

法以至  
分崩也  
**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

**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

**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  
傳

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  
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左傳曰鄭子產  
有疾謂子太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

即子產也鄭穆公子  
國之子因以為姓也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

**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  
趙盾也左傳

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數子之言當**

**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一  
隅

謂一方  
偏見也  
**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

**為誕辭**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  
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

儒哉名實各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

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

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古法不絕於今猶舟不可

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不限局以疑

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畧可得而言

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

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九

後漢書卷之八十一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

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

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

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

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

廣平

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乃徙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

分汝南

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

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

天子大射禮

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

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李氏設朱干王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

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

使客隗久

久或作文

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

長平縣屬

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

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

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澠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

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

列侯

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後

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

嬈音寧了反

復坐削圍宜祿

扶溝三縣

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

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

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

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

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

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

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

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

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

共祭黃老君劉放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

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

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

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

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

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

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

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

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

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

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

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後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

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

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

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

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三年

恭以事怒子醜醜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醜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醜馬

廐醜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

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

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

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不誅終于家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

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

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據下亭侯弟光

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

齒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

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

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

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

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

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蓆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

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

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

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

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

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

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

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

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鄆縣屬鉅鹿郡立二十五年

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

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立

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

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虜驕淫不

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

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

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

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娣取人

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

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議麗邦法一曰議親

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宥之辟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河屬盧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

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

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傳以訓導之自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



令終其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恚愚見赦其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

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

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

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

也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

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

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

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

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

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

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

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

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

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

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正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第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

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

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

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

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

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

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蒼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竟鬼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在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 申恩平處

其罪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

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誠無

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矢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凡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二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

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  
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  
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  
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  
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  
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  
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  
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  
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而自克責朕惻然傷

之志匪由予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于禮等也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形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

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

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

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

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九年薨

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  
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  
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  
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  
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  
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  
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  
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  
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  
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  
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  
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  
成其度焉

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擲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

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

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

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付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

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

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于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之八十

後漢書卷之八十一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

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

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

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

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

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

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

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

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

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督使土蕃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

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哀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為布者北

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

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

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

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

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

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

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

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

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

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

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

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

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

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

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揮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

擅音揮字亦兩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徒旱反

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

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

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

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者其罪應誅於是

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

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

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

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也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

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

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

者山名也縣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萬里貢獻非鄭衛



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

詔勿收左轉為玄菟侯城障尉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

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

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

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

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

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閭顯長

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

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

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

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

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

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

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

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

發田疇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

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

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

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

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紕紕音如深反杜預注左然後畜精銳乘懈

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

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

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鵠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

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

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陛下法大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夫以一臣之身

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

參勇謀不測卓爾竒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

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

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

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

徵鄧隲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

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隲曰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

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今復募

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

困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

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

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

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

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

也不使之謂戒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

師救遠以為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

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饉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

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

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

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

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

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  
 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薙者欲  
 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  
 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  
 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今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  
 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  
 人注水各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  
 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

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

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儉狃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

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敵

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關

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時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

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

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

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

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

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

也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

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

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

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

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

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

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

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

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

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

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

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

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敞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

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

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

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

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

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

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

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

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

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

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

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

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

詣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

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竟骸不

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劉

放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

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

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

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堦坳坳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

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

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

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

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

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

空闕更謂辛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

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

至于日中昃不逞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禪虞

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

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

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故古

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

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縱繫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

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

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

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

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

忠聚姦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

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

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

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

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也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

弔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

補洛陽左尉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

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

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

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

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

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

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

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

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

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

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

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

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

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

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眾灾以自劾遂策罷歲餘

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

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没入財賄帝不從

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

與汝俱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士  
不如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

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役之後路

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

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

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

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君譙遂

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

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始

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

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

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

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

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

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

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

矣

贊曰李容勤身其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  
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卷之八十二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

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

史燕刺王且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剖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

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

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

歸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

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

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

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

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

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十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許偽而不德於人

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

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續漢

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

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

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

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

劉敞曰案吏當作

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即位

宥

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

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

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

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

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文舉策賢良策自

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

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驗臨

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邁辰兮

也辰美伊傅之選時伊尹于湯傳說遇高宗爾應規

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

以喻湯及協準鑿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

高宗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

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

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

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丁漢氏之中微丁當氛霓鬱

以橫厲兮義和忽以潛暉氛覆也霓日傍之氣橫厲

日也氣盛而日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

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

摧落也音黎共奮以跋扈兮弄浞狂以恣睢國語曰

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淮南子曰言者睹嫫臧而乘釁兮

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媪藏海盜孽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曰

兢兢業業一思輔弼以媪存今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

事之我負今乃迫余以天威謂三公也負豈無

熊僚之微介今悼我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

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誦

不為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

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明哲之末風今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遂翁

翼以委命今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篆恨遭

閉而不隱今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

戒之冶容楚辭曰衆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

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坳毀

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

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懿氓蚩之悟悔今慕白駒之所從詩

也

乃稱疾而屢復今歷三祀而見許復猶悠輕舉

以遠遁今託峻峴以幽處峻峴謂山也淨潛思於至



賾兮騁六經之奧府

賾深也

皇再命而紹邨兮乃云眷

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邨憂也言天憂邨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欂櫨以電

掃兮清六合之土宇

欂櫨也

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

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闢四方之門廣求

賢也幽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

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

賁飾也易曰束帛

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掃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

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

毅以疾隱身不仕教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

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

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

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揚雄

解嘲作達旨以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滂鄉衍之徒乘譽相傾誑曜諸侯

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賁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

也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

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

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

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匱也論語

曰有美王韞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

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

之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

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

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

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易曰乃位

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

泮以恢儒疏軒見以崇賢天子辟雍諸侯類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壁也

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

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

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

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

能契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公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

發八寸為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

謂之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

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胡為嘿嘿而久沈

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

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

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

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

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

淵潛莊子曰此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盟

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

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

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

而長饑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重聘

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

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耻辱負鼎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

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

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或以漁父見兆於元

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

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若夫紛纒

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纒盛多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厄主有

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替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

能俾又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纒之

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

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為跋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

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

及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

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被圍七日用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

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板藏之金匱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

後漢書卷之三 崔駰傳

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史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

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勲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

寒裳濡足冠挂不顧

寒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放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用

此律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

矩其步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

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

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皇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

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

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

庶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

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禮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

濟茲兆庶出於平

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

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繇范雎蔡澤

夫廣廈

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

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陰事終而水宿藏

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

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火入爾

曰心為大火詩幽風曰七月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

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

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藝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亦各

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

寶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故進動

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

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復靜以理則其糟糠而安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

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墻樓其

得將樓之乎趙岐注云樓牽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

書曰因字作游不倫黨苟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

其類苟以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

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

也區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

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

之講學以耨之古者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夫田百畝耘除草也昔孔子起威於夾谷解見陳

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曹劇舉節於柯盟曹劇曹

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

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

於疆禦新序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

赴敵而闔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

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

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

謂謀畧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

五千入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柰

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

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

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伍員樹功

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

楚戰於柏舉楚師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

敗績事見穀梁傳齊人也燕將攻

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包

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

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

復楚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雖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

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

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

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遠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 耳

羅童牙而報趙

耳羅下蔡人耳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耳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壺飧

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

曰

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脯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

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

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冢樹而去展季効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

婦入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其亂焉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

馮衍傳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

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

者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

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

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

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駟由

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

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

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

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

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

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

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

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

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

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

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

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

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

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

今禮漫漫今日月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

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

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

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近陰衛尉克已復

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敕親幸焉邾氏之宗非不

尊也史丹封邾故云邾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

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陽侯

東海邾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之族非不盛也劉歆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重

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

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

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

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

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

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

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傳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

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

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

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

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

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

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七危存無忘七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珠之盤孟杆亦孟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

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

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

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

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

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長岑縣屬

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

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

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

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

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諸儒宗

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州

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

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

郡發于獄發于縣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

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

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

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

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

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

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少帝即位發病廟

中周勃之徵以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今欲與

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

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

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

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

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

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

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

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

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

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叩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

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

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

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

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

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

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

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人

使徇行郡國人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

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

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羊豕之奠

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

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

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

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

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

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嶠

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救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

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

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曰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

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

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

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

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

政論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崔瑗傳

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

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

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既

輕忽至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效偽

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

也語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

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

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

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紵

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

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

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

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

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

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

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

篇以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

尚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

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

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

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

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

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

以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

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

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劉歆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

有用故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

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歆曰則宜重賞深罰純法八世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

下密如密靜也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



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墮威權始奪遂

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

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

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以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夫熊經鳥

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

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

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

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

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

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

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

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方將拑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

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拑音巨炎反勒馬轡輶車鞅鞅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

鑾鳴則和應節也

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

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

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

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

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

五帝而式三王武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

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此百

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

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

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

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

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  
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  
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  
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以教  
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  
孔安國論語注曰緼枲也是時

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  
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以病徵拜

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  
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

畧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  
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

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  
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  
音匹妙反一作標  
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

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  
○劉放曰案  
文寔當作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

四壁立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

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  
 銘荅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  
 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  
 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  
 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是  
傳母也是  
 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  
 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  
 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  
 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鄆說文  
曰鄆引為價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

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妹邪妹美也言反不知斯事  
之美也或作秣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

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

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

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

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

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乎以其  
武官

故罵為卒或作  
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  
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

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不陷父於不義也

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

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鑄鐵鎖說文曰銀鑄鐵鎖

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頸銀音郎鑄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

及李傕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

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

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

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

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脰奉之曰其也欲見無由達脰乾脰音渠由此知

名杜喬之効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

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

文若雕龍文也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

之陰不宥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嚴矣' and '言當世聖賢']*

後漢書卷之八十三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

也異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也

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

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

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

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

則窮棲茹菽藏寶以逃國

爾雅曰啜菽飲水非愚也是

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謝承書曰太原閔仲叔者

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謝承書曰黨見

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

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建武

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

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

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

今有投辭投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

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

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

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馬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

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

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

下故臣可得<sub>檢猶</sub>不來驃騎執法以檢<sub>察也</sub>下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

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

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

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

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

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

時審已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其風流

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

嘉傳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

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

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蹙頰

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

髫髻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未擇日剪髮為髫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十歲就

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

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



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

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

玄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啍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及南陽馮良二郡各

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

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

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

謂之四皓隱於南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

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敞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敬少

一門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

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

主案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賤也因壞車

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

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

後漢書卷之三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周舉傳 四  
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  
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煖良年  
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

書此或作順陽者誤

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

於逆旅

逆旅客舍

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

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

一作閔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顏子顏回也

閔曰

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

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吝之萌復存乎心

吝貪也

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

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

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

○劉敞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也

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

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

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

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監音檻

叔度汪

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清混也憲

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微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

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疵者古字通也

將以

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

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汪生寧寧生泰泰生暉

以為憲贖

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順然示人簡矣贖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冲而

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

其方

廣雅曰方所也

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始近也

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

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

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

間至取共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家貧常自

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

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

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

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讚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郤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

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

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謝承書曰京少修志節矯俗高厲京

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

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

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

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稊中不扶自直也至於

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

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

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

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遂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醜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

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

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

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

季豈一人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

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

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

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

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

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

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士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

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

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

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

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

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

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

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

李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

以代兄命盜戰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但掠奪衣資而已既

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

精廬即精舍也

求見徵君肱與

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

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輶藏也

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輶面

言感眩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

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闡豎，夫

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

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

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

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閉行竄伏，青州界中賣

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

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

蟠在家側，致其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緱姓殺夫

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

讐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

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

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

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

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

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

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承謝

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

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

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

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

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

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

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因振手而去不復與

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

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

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

曰言由橫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

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

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

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

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

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

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

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

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

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

被髮佯狂歌謂楚狂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間吟

接輿歌而過孔子也

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

氏可師何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

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

爽玄及潁川韓融

融字元長詔之子也見詔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

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

車徵

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

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

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

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

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道苟

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仕亂朝

悽悽碩

人陵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饑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日老槃在阿碩人之邁

曲陵曰阿陵升也邁也邁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是堙暖

堙沈也暖猶翳也

後漢書卷之八十四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

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

安平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於樹下為螻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備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是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

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

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

城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

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結供養諸生嘗有

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拒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

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

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安

續漢及謝承書鱸皆作鰕然則鱸鰕古字通也鱸

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鰕卿大夫

之服象也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

雀能勝二三丈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

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

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

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

北也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

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

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

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

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

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

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

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

廣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譬倖克庭謚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

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其也前後賞惠

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

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

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

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

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

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

遠之怨實為難養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能之象也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孌今留神萬機誠慎拜

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

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

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日

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

於亂也勞刺厲王也其詩曰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勞刺厲王也其詩曰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序曰人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歆之從曾孫瓌遂

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請闕上疏

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

其言人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

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環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巴本心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

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

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

食菜之饑色也

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幸孟

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

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

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

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

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

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

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貲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

濁同原天下謹誨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

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



也其日戊辰二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干辰支皆上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

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

倚邪也柱

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

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

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誨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

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

福玉食

向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

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

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

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

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敬德

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言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

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與衆也詩曰詢于芻

蕘左氏傳曰聽與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

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

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

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布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

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怒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於

大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

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

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

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

飲醕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

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

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

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

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

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

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

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

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

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

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

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

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

丞以中牢具祠蒐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

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

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

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

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

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

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

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又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竒子亮

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閩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

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

者

初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

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

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

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

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

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

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猶侍講也

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

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

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

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

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鑿旗車也故

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

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

于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

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綬璽委女妾

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

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門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

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

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

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

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

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

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

儉家至貧簞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

其年冬復

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

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

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

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

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於是

魯多盜臣賢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

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

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

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

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

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

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

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

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

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

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劉放曰：案文

多一在字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

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

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

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傾所

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

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

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

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

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旬

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

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三署郎解見安帝紀

帑臧

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

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

自此

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

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

傍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

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

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

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

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

道建邦設都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

官人尚書臯陶誠舜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

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曰駒遠逝孔子曰

道廢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

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

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

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

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臧累億并柯

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

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糺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

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



今猥過受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

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

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

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

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

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

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刺之而使歆僕

糾閻職之妻而使職駮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揆汝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

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

淫女卒為後敗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

畀有虎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劉

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

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

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

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

後漢書卷八十四

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

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

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

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

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也

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

各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

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

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

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

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

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

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

是時傳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無百姓

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諛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傳瑕二子死

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問康王后

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

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說苑曰湯自伐

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

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

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

而居位也詩云皇南  
卿士豔妻嬭方處也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伐宋

景其事甚明

殷王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樊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

並見史記

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

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

生蒸民不能自理

蒸衆也

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司主也牧養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周文日昃不暇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

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

以觀厥成而今所序

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

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

詩小雅曰陟彼北山

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祀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

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政事日墮

許規切

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

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

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

而求及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

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

板之恩慎貫魚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

之有次序也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鍾離

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

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骨皮膚若漆年

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

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

之難一旦山陵崩殖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

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於

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 遐邇有憤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

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

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

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之西征記

曰太極殿西有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

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

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

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 朱游欲得尚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

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止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

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

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内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

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豨遂商之興也檇杌次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也

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

韓詩序曰蝮蝮刺奔

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蝮音董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

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

丁寧今復投蜺可謂熟矣熟成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牛山

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

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

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

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

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

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

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

猷猷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

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

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

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

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佞巧之臣遠徵

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

後漢書卷八十四

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

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

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徒

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

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

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

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

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

為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

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

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各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

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

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

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

後漢書卷八十四 易傳



人以爲大

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爲

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蕘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

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

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

襲

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

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

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繯負歸之賜

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遭赦不悔而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

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

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戰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

侍講注籍籍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

百戶

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

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

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

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

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

恥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

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

錢三百萬繒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

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臯陶謨九德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

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遂階成勳以

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

在卿校殊位特進伍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

荅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濟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

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

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焉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

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

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

苗矛戟幢麾苗音側專反苗謂楫也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

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幡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旂降

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綵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放曰注案後漢志此文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

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

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日磾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

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權帝紀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

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

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

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

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

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官洛陽於今亦十

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

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

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遷都于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

并盤庚五遷也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

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

事也書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

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

詩曰如沸如羹

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

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

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

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

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上也

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

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

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

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

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

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

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燕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監

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放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

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

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

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

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

之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

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

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

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

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

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

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

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

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

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曰修建安中舉

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

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

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

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

問外事乃逆為荅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

廉察也

於

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

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特年四十

五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

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

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

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所以賓禮黃耆大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

杖入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

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

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侈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

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則深也延光之間震為

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

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識所任之體

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

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也 淪變 四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陰暗無風寒慄或值雲未

劉放曰秦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是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